

大时代下的小欢喜

潘美四

今年5月2日,身在异乡的我原本打算回广西老家给母亲过生日,却因疫情未能成行。那天下午,我与母亲视频通话,祝福她生日快乐。视频那头,伴随着“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母亲正在切蛋糕……看着眼前的情景,我不由想起去年给父母过81岁生日时幸福快乐的时光。

父亲与母亲生于同年但不同月,去年,他们81岁了。我们兄弟姐妹八人商量,在同一天为他们庆生。日期安排在10月4日,正值国庆假期,日子喜庆。为了养育我们兄弟姐妹和照顾孙辈,父母奋斗一生、辛苦一生。这些年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安逸。我们庆幸自己成长在这个美好的时代,也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为了彰显这大时代下的小欢喜,在征得父母同意后,我们决定举办一场生日庆典,给父母过一个别具意义的生日。

我离开家乡到部队服役,再到转业地方工作,二十几年来,给父母过生日的次数屈指可数。总说忠孝不能两全,也没有谁责备我,但说来总归遗憾。因此,这次的生日庆典我格外上心。

为了办好父母的生日庆典,我

们提前筹划、制订方案,从宴请客人、现场布置到文艺演出、主持都进行了明确分工,详尽筹划着每一个细节,几易其稿,就怕疏忽了哪个环节。我甚至提前半个多月就买好了回家的车票,还专门到丝绸城一家一家地逛,给父母挑选生日礼服等礼物。为了制作生日相册、生日MV,许多个夜晚,我在温柔的灯光下,梳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仿佛细数父母从前的岁月。这些年,每年回老家,我们都要在楼顶照张全家福,但我和父母的合照却很少,每次都觉得来日方长,却发现父母在一天一天老去……

2019年国庆节那天上午,我带上提前准备好的一大堆生日礼物,迫不及待地地和妻子、女儿出发了。回到家见到父母的一刹那,7小时动车带给我的劳顿瞬间消失。第二天,顾不上休息,我又投入到订蛋糕、采购物品、布置场景等准备工作中。

父母生日庆典那天一大早,我们兄弟姐妹早就起床梳洗、烧水沏茶、杀鸡宰鸭……上午10时许,父母衣冠严整地端坐在门口,四代人都出来迎宾,我们兄弟姐妹八人穿着印有“鸾笙合奏 耄耋重新”字样的特制T恤衫,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天气很热,但父母为了这份隆重的仪式感,却丝毫没有一点嫌热的样子。一辈子善良忠厚、热情好客的父母在这一天,也收到了亲戚朋友、父老乡亲的真诚祝福。儿女孝顺,邻里和睦,这就是山里人最朴素的生活愿景吧!

老人家喜欢热闹,我们便特意将生日庆典准备了文艺演出。中午12时许,家门口的坝子里坐满了人,到处欢声笑语。一开场,在热烈的掌声中,我们将父母请上舞台,他们面色红润、慈祥可亲,庆典也随之拉开帷幕。

由于忙于前期准备工作,大哥说话太多,嗓音变得沙哑起来,给他准备好的致辞稿最后还是由我代为宣读的。致欢迎辞时,我深情地说:“父亲、母亲相濡以沫地生活了五十多年。两个生机勃勃的青年,如今已变成满头银发、儿孙绕膝、四世同堂的老人。是他们的教诲、宽厚的胸怀,照耀着子女前行的路,是他们的善良、正直、无私给了我们成长的力量和生活的底气。在我们心中,父亲与母亲不仅给予我们生命,也是我们家庭避风遮雨的一棵大树,是我们精神依靠的一座大山……”致辞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接下来,由孙辈小朋友表演的舞蹈激发了现场观众的热情,歌舞后,子辈孙辈又为寿星献花,精心制作的MV介绍了父母及我们成长、生活的点滴,那些珍贵的资料大多是我平时拍摄记录的,大家看了之后特别感动。

“八十一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浪花一朵,对于个人来说,却是漫长的……”妻子的诗朗诵《光阴的故事》道出了父母的如歌岁月。随后,我们把相册送给父母,八个子女一一与父母拥抱,让他们感受到子女的关心与爱。

子孙们给两位寿星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后,8层大蛋糕的亮相将整个庆典推向高潮,我们四代人一同上场,手执彩旗,共同唱响了《生日快乐》和《我和我的祖国》。在众人的祝福声里,父母在烛光中许下愿望,并切下第一块蛋糕……一阵热闹喜庆之后,我们一家人幸福地依偎在老人身边,随着快门“咔嚓”一声,充满幸福的精彩回忆定格在了我们每个人心中。

父母安好,子女无恙,这是每个人在疫情之下的愿望。我期待早日摘下口罩,给母亲补过一个生日。我相信那天,母亲一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小满是夏天的序言

郝辰辰(山西)

“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如果说,立夏开启了夏日诗篇的封面,小满则是书写着夏日神韵和智慧의序言。这个时节,初荷浮萍,满目清和,麦地金黄。自此,“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初夏的味道便浓了。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麦田里,已经灌浆的麦子,在阳光下笑弯了腰,甜甜的麦香是发自内心的满足。不禁想起《小麦日记》里曾写道:“布谷是与北方的麦子有血亲的一种鸟。每到麦子泛黄时节,它就准时飞来了。”此时,自然界的万物都在逐渐迈向成熟,桃花杏花谢了,满树的毛桃青杏等等待着阵雨过后的清凉;葡萄架下,一串串珍珠般可爱的果实听着老

人在午后讲生动的故事;江边的浮萍和蒲草,已褪去了初生时的娇羞,在你不经意的视线里,早已向着天际蔓延。诗人吟诵一曲“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便是小满时节初夏的写照了。而那结茧的蚕虫,又会因丝丝缕缕的缠绵悱恻让人想起“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无奈。小满未满,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状态,几处诗意的自然留白,一点殷殷期盼的遗憾,那些还未熟透的果实,却在生长拔节中神采奕奕,这不正是人生小满的样子吗?

“采苦采苦,首阳之下。”食野菜是小满的风俗,苦菜做为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周书》曾曰:“小满之日苦菜秀。”苦中带涩、涩

中带甜的味道,伴着新鲜爽口、柔嫩自然的口感,在夏日有着清热降暑的神奇功效。虽然,城市里已很少能吃到天然生长的苦菜,乡村里,山林间,这些随意生长的野菜,却向夏日诉说着平凡中的耐人寻味。小满过后,却无大满,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便在时令节气中成就了“小满”。曾国藩所题诗句“花未全开月未圆”,便是一份从容和美的智慧。生活不会尽善尽美,有遗憾才是生活的本色。古人留下这苦中带甜的食野菜风俗,不正是在小满未满的人生里,品味生活的味道吗?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小满时节,已是一个充满生机和诗意的时刻。纵然百花殆尽,却可

以看到“五月石榴红似火”的浓烈。若坐于山间,沏一壶新茶,夏风习习间,闻竹林笛响,在惬意生活里等待新鲜瓜果瓜熟蒂落,生活便有了一丝小满足。“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初夏的一丝忙碌带着满眼的绿色和烟火气,给小满的味道里增添了七分清静和淡然。纵使生活是忙碌的,却别忘了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一份从容。在小满未满时,保持一份虚怀若谷的谦逊,淡泊看待荣辱得失,那份绿意便会葱茏整个夏季。

小满未满,小得盈满。小满时节,不妨看一看窗外的风景,留白人生的智慧画卷。

麦芒

李陶(安徽)摄



田生百谷

潘新日(河南)

田,是围起来的土。山村里的田,都是大山用水哺育过的,全身覆盖着油泥的肥地块是庄稼人的宝贝,也是最金贵的口粮田。

山里人种地,祖祖辈辈都得和石头磕磕碰碰地过日子。那些土,一遍一遍地犁过耙过之后,小石子就现出了身。它们在土里憋了太久,一露头,就被母亲拣到竹筐里,作为庄稼地的边角废料,堆到田边地头。

父亲说,土老了,就变成了石块。石块碎了,又变成土。在我的印象里,这些活儿,总是按季节周而复始地做,总也做不完。很多时候,那些庄稼也只好踩着小石块,从土里站起来……

多年的规矩,墒情不好的地块会种上大豆、芝麻、玉米、高粱等耐旱作物;墒情较好的则会种上小麦、水稻、花生、土豆、红薯之类的主粮。我们那里,麦子、稻子和红薯被称作大粮食,其它作物统称小粮食。大粮食负责填饱肚子,小粮食负责调剂生活。

大小之间,隔着一层石子。自然规律使得这些地一年只能种一茬。不种庄稼的时候,它们是被农家养着的。对于山民而言,山地是金贵的,是要被当作衣食父母供着的。

比起山民,平原上的农民是幸运的,全是土的田块简直流着油,不像山地的收成那么低。即使这样,山民也是满足的,平原用肥腴的土田养育了乡下人,大山用贫瘠的山地养育了山里人,结果都是好的。

当然,地也是分着等级的。那些稻麦轮作的水浇地是一等田,保墒好的地是二等田,粮食产量低的只能算作三等田。它们按所处的位置和每年的收成,在人们的心里被划分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庄稼汉都了然于胸。

分田的时候抓阄,我家抓到了山下的一亩田,这可是全村唯一的油渣子地,好多人羡慕不已,但淳朴的山民不会嫉妒,他们祝贺的话也简单:“你们家运气真好!”

生活在山里,能有块一茬麦子、一茬稻的水浇田该是多么幸运的事啊!有了它,一年的大米、白面就不用愁了。同样的辛劳,却换来双倍的收获与幸福。

二秃家没有分到水浇田。为了让全家吃上白花花的大米,二秃开始没日没夜地挑土围田,他一担一担地挑,把脊梁都压弯了,那块地才慢慢地变肥,由地变为了田。插秧的时候,二秃把潜水泵往池塘里一搁,那家伙便伸开臂膀,把水源源不断地递进田里。

那些年,造田是一家人最要紧的农活。

地分生熟。靠泥巴堆出来的是生地,需要养。于是,他们一遍遍地翻土、施肥,让板结的瘦土在水里活过来,连着秧苗的根系,供庄稼长大。熟地,就没有那些麻烦,农家肥一撒,插上秧,就成功了一半。

山里人,是容易满足的。山间一亩田,承载着他们的梦想和希望。田身上的果实,喂养了山里人,让辛劳的日子也有了美好的滋味。

“布谷布谷!布谷布谷!”在薄雾笼罩的清晨、在旭日当空的正午、在晚霞如织的黄昏,当寂静的乡村传来阵阵布谷鸟清脆、悦耳、昂扬、激进的鸣叫声时,黄土高原上的庄稼人便再也睡不着、坐不安、闲不住了,因为布谷鸟叫得欢的时候,就距离麦黄收割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这样的鸣叫声,更像一种闹铃般的吟唱,是那样恰如其分、切合时宜,不似蝉鸣般铺天盖地、没完没了,也并非麻雀的叽叽喳喳、聒噪刺耳。不论是在绿叶沙沙的屋檐枝头,还是在忙里偷闲的房前屋后,不经意间听到这样的鸣叫,如沐天籁,那种酣畅淋漓的舒爽,是自不及待言的。

布谷鸟是时令的歌手,是乡村的号手,是夏收的小提琴手。黄土高原上淳朴憨厚的庄稼人,从来都将布谷鸟看作是一种提醒农时、催生丰收的吉祥之鸟,并且祈祷在夏收这样紧要的农事时节,布谷鸟的叫声能够更欢畅一些、紧锣一些,这样当年的庄稼丰收就大有希望了。听见这布谷鸟的叫声,他们一天能往庄稼地里折几个来回,每一次都在抚摸了扎手的麦芒后,蹲在田间地头,抓起饱满的麦穗,翻过来正过去地看个不停,对早黄的那几株,还会情不自禁地掐下一株来捧在手里,看个够。然后,手心对着手心一阵轻风似的搓揉,再用嘴“噗”地轻轻一吹,麦芒、麦衣就随风飘走了,最后只剩下黄中泛青的能数得清的那二三十粒麦子。庄稼人眼里满是这些喜人的麦粒,就这还不那么放心,又用手抓起两颀半黄的麦粒扔进嘴里,嚼碎了验看面粉的含量,心里偷偷估算着收成。剩下的那些麦粒可是舍不得扔掉的,闻着新麦的清香,干脆大手一扬全都填进嘴里,嚼起满嘴的麦香,脸上露出了即将丰收的喜悦。

即将成熟的麦子也像五六月的天气一样,一日能变三变。庄稼人起了个大早,看头遍时麦穗还是一副翠绿模样,周身都被亮晶晶的露珠包围着;等急急忙忙赶回家吃过早饭,太阳已经升起一个大火球,麦穗上的七彩露珠干了,麦芒尖就已经黄了梢儿;再等吃过午饭来到田间地头时,就能听见“沙沙”作响的麦浪声了。那些随着夏风舞动的麦穗,已经悄然换了装束,一袭鹅黄的新衣,麦芒更加锋利,鼓囊囊的麦粒在拼命地挣脱麦衣的束缚,顽皮地探出个小脑袋,四下张望着。那充满诱惑的麦香味,就飘荡在整个田野上。

“麦黄了!麦黄了!”庄稼人奔走相告,全村的男女老少脸上都充满了慰藉和喜悦。这时,娃娃眼在大人后面,往来于田埂上的庄稼人也比以前多起来了,人们像赶集似的往麦地里凑。三三两两的,时而发出开心的笑声,时而聚在田间地头高高兴兴地聊着收成,总是在不经意间,就惊起田埂上或栖息于树上的鸟雀,让这本来平静在阳光下的乡村恬淡景致,立刻产生了不少生机。

在黄土高原上,庄稼人历来都视以小麦为主的粮食为命根子。布谷鸟不断发出泥土般质朴的声音,为宁静祥和的乡村平添了些许朴素和温馨,唤来了空气中久违的麦香,把还在畅想绿意的麦穗叫成了金黄色。早烟叶是金黄色的、成熟的瓜果是金黄色的、老黄牛也是金黄色的……成熟的麦子更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黄色。金黄色,是长期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庄稼人最喜爱的颜色。因为,这种颜色,伴随着这里的人们平凡一生,辛劳一生,充实一生,幸福一生。麦子,总是让庄稼人收获各种愉悦,总是让乡下人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恩赐的这种朴实的快乐。

夏风吹,新麦黄,布谷声声催人忙。平坦而泛青的塬面上,一片一片的麦地更加耀眼。那些长势喜人、随风涌动的麦田,绝对是乡村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庄稼人就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小麦收割上来,进进出出都在紧张地谋划着:“打谷场还要平整、镰刀还没磨好、架子车还要修理修理……”收割打碾的工具只有挨个过一遍,心里才感到踏实。然后每天背着手,手里拿着一把镰刀,笑呵呵地,从院子里转到打谷场,又从打谷场赶到麦田,不厌其烦地看着一天一个样、日渐泛黄的麦田。过不了多久,这些成片成片泛出金黄的麦子,就不会游荡在这田野里,瘪肚的粮囤在等着它们,这是它们一年里最好的归宿。

耳边,又传来了阵阵布谷鸟的叫声:“布谷布谷!布谷布谷!”我仿佛又看到一幅沃野流金、机声隆隆、新麦飘香、鸟鸣人欢的丰收图景!布谷声声,又是一年新麦黄!

布谷声声新麦黄
刘志洲(甘肃)

初夏

魏伟(江苏)

伴着一声柳笛悠长
布谷鸟拖住春天的尾巴
轻轻甩在地上

明净的水田
秧苗成行
犹如铺开的方格稿纸
等着发表丰收的诗文

细雨如调色板一般
飘洒在哪
哪里就一片浓绿

披着雨衣的老农
燃起一杆烟
走向田野

他微微弓起的背
幻化成了一张犁
隐身在这

水墨丹青的画中
勾勒着十月的期冀

吴春萍(四川)

初夏的小村

清晨,有凉风来访
轻轻推开小村的大门
阳光渗进门窗
身影渐渐清晰
一地的花影树影
全都化成了暮春的一缕缕香魂

春既暮,夏已初
初夏的小村
香樟树的落叶
铺满了每一条村子的路口

总让人不禁轻轻停下匆匆的脚步
慢慢转身回眸